

中華書局新書講港人故事

藉金庸梁朝偉

演繹香港變遷



◆香港中華書局代表與作者代表暢談新書。

第34屆香港書展將於7月17日開幕。本屆書展將圍繞影視文學展開，帶領大眾隨文字、圖畫等多種媒介走入古往今來的影視叢林。為讓讀者通過作家們的獨特視角，進一步感受具有香港特點的文化，香港中華書局也將推出涵蓋多個領域的新書，與作家攜手展示或許為很多人不知的香港故事。

不少人都在期盼新一屆香港書展的舉行。香港中華書局副總編輯、學術分社及方志分社社長黎耀強認為，固然可透過書籍向世界說好香港故事，但同時更要向香港人說好香港故事。香港中華書局開明分社社長王春永則期望以歷史人文和社科類圖書，幫助讀者以中國古今的好人、好文和好的對話錄來認識歷史文化。這次，香港中華書局將通過多種風格的書籍，讓讀者在香港文化中進行一次新奇的冒險與玩樂。

走入金庸的影視生活

很多人對金庸的既定印象，都來自於這位文學巨匠引人入勝的武俠小說。但金庸也曾在電影圈探索、創作、突破自我。在金庸誕辰100周年之際，中華書局將呈現的作品之一，是香港收藏家協會終身會員張彧的《金庸的電影歲月——從笑傲江湖到家國情懷》。此書聚焦金庸在影視圈的發展與成就，以豐富的資料與研究向讀者介紹金庸以影評人、編劇及導演的身份走過的歲月，同時揭示這些經歷對他成為小說家及報人的啟迪。

張彧表示自己很幸運能夠收藏一些有關金庸早期電影的物件，這都豐富了新書的創作。據他研究，早期的金庸從事過不同工作，他的一個夢想也是成為外交家，但一直沒有機會。抗日戰爭爆發後，來到香港的金庸養成了看西方電影的習慣，也開始成為影評人，隨後寫起小說並改編電影。張彧也發現，金庸那時的很多作品都糅合了家國情懷。

梁朝偉作為香港影壇極具知名度的人物之一，也被影評人紅眼寫入了新書《影迷的眼——春風、無花、梁朝偉》。在此書中，紅眼以梁朝偉從業40餘年的經典作品為脈絡，梳理了香港電影至今的潮起潮落。紅



眼表示，梁朝偉的生活經歷與成長歷程，是同香港的發展歷程息息相關的。他介紹，梁朝偉於1982年成為無線的演員，而這一年的中英談判也為香港回歸祖國奠定了一個基礎。其次，梁朝偉也曾因為金庸熱潮，出演多個金庸小說的角色。

上世紀90年代，香港影視進入蓬勃的黃金年代，影視作品百花齊放並逐漸走向國際。這時的梁朝偉開始與王家衛等新浪潮、後新浪潮導演展開合作，並踏出舒適圈、挑戰新風格。「所以他也很順應香港電影工業的轉變過程，成為那時的高產演員。」

以文字舊照識冰室情味

冰室是許多香港人每日必去的生活地點，也是許多遊客到香港體驗本地文化的特色空間。多年來研究香港歷史及民間風俗的阮志，就通過實地採訪與搜集資料，完成了具有濃厚人文氣息的《冰室情味：形塑香港的飲食文化遺產》。此書收錄了上百張老照片，結合豐富史料，全面地向讀者展示了冰室的百年歷史，包括其如何從廣州傳入香港，並形成具有香港特色氣息的用餐地點。書中也記錄了港澳地區數十家傳統冰室的發展。

阮志表示，不少人或許只會傾向於描述、推介冰室的餐點，而他作為一個研究者，會想要挖掘更深層次的故事。他也有結識世代經營冰室的朋友，因此在創作過程中，除記錄餐點外，他也在追溯冰室歷史。他指出，有人認為冰室是戰後產物，但其實並不是，因為他在資料中發現了一家曾在中環經營的安樂園飲冰室，開業於上世紀20年代，其創辦人名為張吉盛。

阮志還笑侃自己因為專注這個主題，漸漸增了肥，「因為在去和老闆聊天時，你必須要坐在那裏吃東西。有時我採訪過第一間，又去第二間、第三間，其間會吃個蛋撻、菠蘿包等，所以慢慢就變胖了。」



明十三陵計劃2030年前全面開放 將打造國家考古遺址公園

昨日，2024明文化論壇在北京市昌平區的全球明文化交流中心開幕。據了解，明十三陵帝陵全部開放的計劃共分為三期，其中一期為2024-2025年，開放思陵、永陵；二期為2026年-2028年，開放茂陵、泰陵、德陵和新行宮遺址；三期為2029年-2030年，開放獻陵、裕陵、慶陵。明十三陵全面開放後，將採用現狀、標識、闡釋性等多種形式進行實物陳列展示，不僅包括古建築、墓葬、神道等文物本體，還包括建築遺址、神道等文化遺產要素，全面呈現十三陵完整營建歷程、明代皇家陵寢建築特徵和明代皇家陵寢建築營造技藝等。「我們還將通過網絡虛擬平台、無人駕駛旅遊車進行數字化展示，全方位展現明文化的歷史與獨特魅力。」明十三陵管理中心相關負責人介紹道。

明十三陵主神道是連接神路和各個帝陵的重要通道，「打通神道」將把全長7.3公里的主神道和附近散落大小遺產點

進行串聯。同時開展十三陵外圍兆域邊牆保護修繕，建設景觀步道、景觀台，呈現歷史空間格局，更加宏觀地展示明十三陵整體輪廓。未來，明十三陵將逐步推進打造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利用珍貴世界文化遺產資源，實現陵村互動，推動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作為2024明文化論壇五大展覽之一的「明韻風華國之重寶——明代文物珍品特展」在開幕當天同步開展，為期兩天。全國10餘家文博機構共100餘件精品文物參展，以皇廷重器為主，包括金絲翼善冠和皇后鳳冠，董其昌書法真跡、皇史宬金匱、《永樂大典》嘉靖副本等。

展廳中，黃緋絲十二章福壽如意袈裟、玉雕萬壽海棠金托執壺、保明寺銅鐘等珍貴文物在展櫃中整齊擺放，不少觀眾駐足拍照。本次特展的文物種類多樣，來自定陵博物館的黃緋絲十二章福壽如意袈裟，通體由緋絲工藝純手工織造而成，一寸緋絲一寸金，貴比黃金的緋絲因其織造繁複，觀賞性和裝飾性極強；玉雕萬壽海棠金托執壺，倒龍首形細長流，壺身刻有「壽」與「卍」字，取意「萬壽無疆」；造於明隆慶六年的保明寺銅鐘，重量超400公斤，至今保存完好，為學者研究明朝各類官員、命婦的官階品級提供重要佐證。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馬曉芳北京報道



◆特展展出的黃緋絲十二章福壽如意袈裟。



◆民眾於特展觀賞明代鳳冠。

金庸前秘書李以建談塗涂草新書

以「第三隻眼睛」讀金庸

讀涂涂草的系列文章，我腦海閃過一個詞：「第三隻眼睛」。它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曾因（德國）洛伊寧格爾的《第三隻眼睛看中國》而風靡中國，一時成為極為時髦的用語，由此引發出以「第三隻眼睛」看世界、看經濟、看政治、看教育、看這看那，等等。我以為，《金庸小說的處世妙招》這本書堪稱以第三隻眼睛看金庸，更貼切地說，是第三隻眼睛讀金庸，即作者能跳出傳統及既定的批評模式，以獨特新穎的眼光閱讀金庸小說，以另類的方式審視金庸。

該書收錄了作者的二十八篇文章和一篇自序，分為五類篇目。綜觀而言，有三大特點：其一，認真比對金庸小說的不同版本，探究其中的差異，提出問題。這近於學院式的研究批評。

金庸小說不同版本的比較，尤其是從最初報紙的連載版到結集成書的「修訂版」、「新修版」，其中的變化，即使是細微處的修訂，都是窺探金庸創作過程的心理變化和對藝術執著追求的途徑。這方面，作者有其獨到之處，因為他踏踏实实下過苦功，埋首圖書館，付出大量時間和精力，筆觸探及諸多金庸學之前所未觸及的地方。比如《雪山飛狐》報紙連載版出現的「玉面狐」，修訂版卻搖身一變為「錦毛貂」；「白馬」改為「灰馬」；他都細加探究，且引經據典佐證此修改恰好處。再比如在「生完娃的青春靚媽還算『少女』嗎？金庸：No！古龍：Why not？」一文，抓住一字的修改和使用，即「少女」和「女郎」的不同，道出人物的身份不同，尤其是性格和貞潔的區別，且將其同古龍筆下的所謂「少女」作比較，更顯出金庸的謹嚴和細緻。別看這篇文章的標題近似於網絡上的調侃議論，而內文裏的邏輯推理和對比分析，堪比一篇短小的學術論文，足顯作者特有的謹嚴細緻和分析的功力。

本書的「金庸才是玩梗高手，《鴛鴦刀》處處都是梗」，亦是一篇難得的好文章，他將鴛鴦刀的所有「梗」置放在整體金庸小說中，見其相近之處，又指出其差異之處，這看似不難，其實頗顯功力，必須在熟悉所有金庸小說的基礎上，且具有一定程度的文學比較分析能力，才能道出其中之奧妙。而「鮮為人知的金庸版本學——修訂了不止兩次」涉及到金庸小說從最初的報紙連載，到各種單行本的出現，以及金庸自己將其結集成書的三次修訂。雖然並不全面，但也嘗試進行梳理分別，尤其是在比對下，掌握了許多第一手的資料，這對金庸小說的研究具有相當高的參考價值。

其二，以金庸小說為藍本，結合當今社會現象，藉此生發開去，議論現實，針砭當前。這近於民間式和學院式兼而有之。有俗讀，也有戲讀，但卻都讀之有理。

作者從現實生活的層面結合閱讀的感悟來闡述金庸小說的價值和意義。他從愛情、婚姻、家庭、工作等生活的角度，將常見的矛盾和衝突拈出，比如工作和事業、愛情的結合和分手、乃至單戀、追求中年大叔的癡迷，等等，融入小說的敘述和評析。先看小說人物的行為和思想，見其事態的發展，探究其結局，再對照眼下社會的現實，從不同角度去比對，從金庸小說的智慧引發出另類的思考。作者的這些議論和感嘆，表面看仿如天馬行空、突發奇想，實際上卻十分接地氣。一則，不是無的放矢，而是針對眼下一年輕人生活中真實發生的方方面面；二則，絲毫不偏離對金庸小說的深入理解和分析，乃至不同版本的比較。

令狐沖是迷倒無數女讀者的偶像，是眾多女「金粉」夢中的情人，但作者卻從最世俗的角度給予令狐沖惡評，「給初戀女生的忠告：令狐沖這樣的男友只能拍拖不能嫁」。他仔細地分析了「沖靈戀」，解開了二者悲劇的原因，是源於令狐沖表面上的性格豁達、幽默、精心營造浪漫等，「不屬於稀缺資源的調配和付出，大部分人只要想做都能做到」，而「一旦涉及到根本利益和稀缺資源，你會發現這類看起來最慷慨的人，不同程度上都會變得判若兩人」。他毫不留情地指出，從根底裏的自私、保護自我，這位令狐大俠是既不可愛，也不值得終身相許之人。這種批評確實實世俗的，但又俗得你無法迴避，俗得有道理，你不得不贊同。

其三，受金庸小說啟發，結合人生的方方面面，作深刻的反省；借金庸小說人物來吐訴心中的塊壘，引發讀者的共鳴和思考。這基本上屬於民間式。

將郭靖的「苦練」和周伯通的「癡迷」比較，作者認為應當放棄心靈雞湯式「『努力就能成功』的心理預期」；「『堅持就是勝利』的自我安慰」。不僅要「找到自己『喜愛』的事業，而且『喜愛的程度，要能達到『癡迷』」。惟有達到『癡』的境界，才能一輩子都像周伯通那麼快樂。在奮鬥的過程中，沒有那麼多悲情，自然而然就把所有的艱辛困苦都甘之如飴。

《飛狐外傳》的苗人鳳一直被視為武功超卓的大俠，作者借用現代流行的「理工男」特點來分析，道出其婚姻的不幸、家庭的破裂，實際上均源於其自身。作者的這類「金為今用」的批評相信能引起現代男女的某種共鳴。至於認為鎮守襄陽的安撫使呂文德「是第一流的管理人才」，是最好的領導。以「荒廢國產依賴洋貨」來評述金庸小說中高手的武功；從高風險行業來看紅花會的成敗；陳近南面試韋小寶的技巧等。與其說這些文章純屬戲讀，不如說，那只是借金庸小說來吐訴自己心中的塊壘。貌似捕風捉影，風馬牛不相及，但內裏卻不反對現實的針砭和對人生的嘲諷。風趣中見辛辣，嬉笑間藏悲嘆。

（本文有刪節，完整版見《金庸小說的處世妙招》）

